

家庭相册



坚毅的奶奶

□贾炳梅 文/图

记忆里，瘦弱矮小的奶奶一直穿黑色的斜襟粗布短褂、黑粗布裤子，头上老是戴一片自己织的、裁完炕单或衣服剩下的、黑白相间的粗布手帕，走路有些颠簸，缓慢轻巧却无声无息。

父亲是奶奶的长子，父亲刚满二十岁就娶母亲进门，哥哥三岁时，我出生了。按此推算，我三四岁时，奶奶也不过四十多岁，但感觉那时候的奶奶似乎已经是一位老太婆了。大概因为那个年代人们生活清贫，奶奶又常年穿一身黑衣服的缘故吧。

奶奶说她出生在山里一闫姓大户人家，从小家教严。那时候女孩都流行裹足，七八岁时奶奶就被强行缠脚，因为疼痛难忍哭得太惨烈，太奶奶不忍心，晚上没人时就偷偷解开那层层叠叠的裹脚布让奶奶的脚放松放松，却也不敢全部去掉，白天还得裹上那些布条儿掩人耳目。就这样，等到彻底去掉裹脚布时，奶奶的脚没有变成众人期待的三寸金莲，而是有些变形，脚趾头被挤压连在一块，似握紧的小拳头。难看倒是其次，因为这样的脚，奶奶几乎没有穿过正常的鞋，而且走起路来有些奇怪地踮着，不能负重。

记忆里的奶奶很少下地干活。她每天不是围着锅台转，就是纺线、织布或是拿着捻线陀螺捻着麻线。家里十几口人，全家老小的衣服鞋袜都是奶奶带着母亲和婶婶姑姑一针一线做出来的。

小时候感觉奶奶似乎从来没有正常睡过觉。每次我迷迷糊糊睡醒后，不是看见奶奶手臂一上一下摇着纺车，摇晃着打盹的背影，就是看见奶奶端坐着，张着嘴打着哈欠手里却不停地搓着那总也搓不完的一大堆棉花。心里还天真地奇怪呢，奶奶怎么就不能好好躺下睡觉呢。

农忙时节，家里能挣工的大人都下地忙碌，奶奶除了做好三顿饭照顾好我们几个小孩子，还会抽空陪着她与众不同的脚，去收割完的麦子地里捡拾遗落的麦穗。虽然每每捡拾了好几天的麦穗只能揉搓出一碗麦粒来，奶奶依然很是喜悦，

乐此不疲地顶着烈日去更远的麦地里捡拾。

奶奶身材瘦小单薄，特别怕冷，每到冬天，奶奶就越发瘦小得如同院子土崖畔寒风里蜷缩的那棵小柏树，萧瑟的样子看着让人心疼。每每坐在热炕头做针线时，奶奶的鼻端总会有清鼻涕悄悄流下来，她不停地吸着鼻子，有时来不及擦的鼻涕就会滴落在她手里的针线上，让坐在一边的我忍不住也吸起鼻子，说着奶奶是大鼻涕虫，我是小鼻涕虫。惹得奶奶擦拭完鼻涕，又开始擦拭笑出来的眼泪。

奶奶走路很轻，几乎没有声响。每次我全神贯注对着母亲的针线盒不厌其烦地找寻着奇异好玩物件的时候，奶奶突然伸进我腿下褥子里暖她冻得发青的手。母亲怪奶奶走路总是没声气，常常吓我一跳，我却是欢喜的。拉奶奶坐到炕上来，和我一起翻针线盒。奶奶抱着我，将有些冰冷的腿伸进被窝，整理那些被我翻得凌乱不堪的碎布、线头、纽扣的针线盒，将它们一一归拢整齐。临走，奶奶总会拿一些母亲不想要的碎布线头回她屋里，过些时日，就会送给我们一个各色碎布拼接而成的、五颜六色的圆圆的坐垫，或者一个花里胡哨的小布包包。

奶奶很爱花。我家院子南边有个小园子，奶奶在那个园子种了一畦畦的菜。菜畦边沿上，还种了许多花。一场大雨会让喇叭花或指甲花的枝叶耷拉着垂到地上，奶奶就拿些小木棍插进泥土，将那些花枝一个个扶好绑在木棍上，让那些花迎着晨曦或夕阳继续灿烂地开放。

每次拾起小园子那些飘落的喇叭花，奶奶就会笑眯眯地给我别在头发上，说小丫头别上花像小仙女一样俊。有多余的奶奶也会给自己的鬓角别一朵，我就嬉笑着拍手说，奶奶也成仙女喽，奶奶扶着腰笑出眼泪来……

如今，我已到了奶奶当年的年纪，而奶奶离开人世已30多年了，奶奶那瘦弱慈祥的模样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让我忍不住心暖又心疼。

工友情怀

早上从凌晨开始

□朱宜尧 文/图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吗？”每次施工，我都能想到科比的这句话。

而红外线人的很多施工都是从凌晨开始的。

还没睡醒，老郭的手机闹铃就响了，老郭一刻也不敢耽搁，三个屋，挨个儿叫。

老杨已经起来了，天气预报今天凌晨有小雨，这些年的老胃病一直不好，烧点热水、喝点热水驱驱寒。水开后，老杨自己倒一杯，剩余的给兄弟们灌满。姜胖子带了些饼干，夜里垫补一口。现在可能还体现不出来，一上线干起活儿来，就知道小小饼干的作用了，不会低血糖。姜胖子每次凌晨“天窗”施工作业都要垫补点儿吃食，这都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了。

雨还没下，天一直阴着，老郭的心一直悬着。这要是真下雨，今天这TF（货车故障轨边图像检测系统）设备的安装那可有的干了，不成泥猴才怪。老郭又察看了人手一套雨具，才稍微放心，心里祈祷还是别下雨为好。

一字排开，老郭打头，到了探测站，按照包机人主包副包配

合施工作业方案各自有序展开。

老郭、姜胖子、小刘、新华都是党员，冲锋在前，主力军“拿大头”，在轨道中间挖一米深半米宽的深沟。沟看似简单，可都是石砟，很难下锹，只能一点一点扒开石砟。不出一会儿，几个人的汗水就下来了。天还闷，雨没下来，透不过气，又不能宽衣解带，四个人累了就轮班上阵。

老杨和他的徒弟小邹挖沟穿线，沟要穿过探测站的铁皮房，是泥土地，还算好挖，头顶的探照灯随着身子起伏在空中来回划出弧线，徒弟在里，师傅在外。挖通后，开始穿线，一大捆的电缆线，一一标注好，穿过后交给安装主机人员，捋线、甩线、把线打成细捆，再用“勒死狗”一个个勒好。刚才还乱成一团的线，这会儿你再看看，有线有折、条条缕缕，漂亮又养眼。

大约过了两个钟头，TF设备的“家”终于安置到位。磁钢等附属配件开始安装。所有的工作持续进行。老天还算照顾，雨一直没下。老杨抽空儿递给大家水杯，



每个人喝了口水，继续作业。

像这样的工作，自几年前红外线实行“天窗”作业以来，就是这种状态。所有的检修作业、施工作业几乎都是在凌晨，夜里通过车辆减少，时间相对较长，人身安全也有保障。

但是，夜间施工也带来不少麻烦，每个人头顶都有一副探照灯。光亮不够、视线不好，作业时间相对较长，极易引起疲劳。这些都不是主要因素，最主要的就像老郭说的，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只要团结，只要有序，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

真就是这样，这几年铁路发展迅速，设备更新快，老郭这个“领头羊”披荆斩棘，一路就是这样走来。还有两年老郭就要退休了，老郭说，能在岗在位，踏踏实实为铁路事业再奉献两年，他这个当了30年的老工长也值了。

走进与走出

——读《汪曾祺的写作课》

□何争鸣

近年来汪曾祺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追捧，有人评价出现这一热度是因为，汪曾祺的作品打通了古今、中外、南北、雅俗、现当代五个层面的隔阂。他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也许可以从《汪曾祺的写作课》一书中一窥端倪。

《汪曾祺的写作课》这本书并不是汪曾祺专门写的培训课程，而是汪先生在不同的时期和场合下发言、讲座等的综合整理，虽然系统性不是太强，各篇之间也有一定的重复，但是我们还是从中领悟到写作的真谛，那就是“走进与走出”。

走进读者。“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也就是写作者要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责任，歌颂真善美，唤起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只有这种积极向上的，充满阳光与温情的作品才能受到读者的青睐。如果忽略了读者的感受，那么写出来的将是文字垃圾。

走进生活。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是写作的第一要素，所以必须要了解生活，体味生活。当然在写作中，并不能一味地照搬生活，必须要有合理的想象和虚构，“想象和虚构的来源，还是生活。一是生活的积累，二

是长时期的对生活的思考。”没有了生活，所谓的想象与虚构就成为了无源之水，天方夜谭，作品就不能给读者体验的感受，更不会产生共情。

走进作品。“要贴到人物来写”，是汪曾祺先生从其师沈从文处学来的金玉良言，也是他多年写作中一直恪守的一项原则。这句话是对于小说而言的，推广开来，也就是说作者要把自己融入到作品中，要随着作品情节的起伏一起律动，这样写出的作品才能贴切，才不会有无病呻吟、隔靴搔痒之感。

走进传统。在谈到语言时，汪曾祺认为要想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就必须要了解中国文字的特色、研究传统文学的精髓，充分地利用中国音调、对仗等格律形成的美感。这样才能拥有驾驭语言的能力，最终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

当然还要走进民间汲取民俗的营养，走进其他作家，找到自己的不足，学到新的写作手法等等。在走进去之外，还要注意走出。

走出定式。比如成语，我们大多认为它们言简意丰，使用它们可以节省笔墨，让读者可以有一个比较形象的认识，但是汪先生认为，“凡属描写，无论写景写人，都不宜用成语。”

因为这些定式的东西，易形成僵化、呆板的语境，不能真切地反映出大千世界的千姿百态，“必然是似是而非，模模糊糊，因而也就是可有可无。”合理运用是可以的，但绝不可形成依赖，“满篇都是成语，容易有市井气，有伤文体的庄重。”因而必须要摆脱定式，避免形成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千事一理的大众文。

走出约束。汪曾祺说到结构时，提出“结构的精义是：随便。”也就是有多少文章就应该有多少种结构，即所谓的文无定法。当然，语言也是一样的，没有一种语言格式是通用的，农民有农民的语气，工人有工人的话风。南方人有南方人的语感，北方人有北方人的腔调等等，也是要根据文章的要求进行运用的。只有依照具体作品的具体要求，随时变换自己的表现形式，才能使文章有独特的魅力。

走出单一。要想写出好的作品，多读书是不二法门，关于读书汪曾祺认为，不要只读一种书，不要只读文学书，而要放开眼界，多读杂书，读杂书“可以增长知识，认识世界；可以学习语言；可以悟出一些写作道理。”

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在小说、散文、戏剧等领域都有突出的成就，这本《汪曾祺的写作课》就不能囊括其写作技能，但其中的写作观念、技法、经验绝对是难得的瑰宝。

书海掠影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